

北京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读辛亥前后的 徐世昌日记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读辛亥前后的 涂世昌日记

北京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读辛亥前后的徐世昌日记 / 北京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 北京 : 北京出版社, 2011.9

ISBN 978 - 7 - 200 - 08928 - 8

I. ①读… II. ①北… III. ①徐世昌 (1855 ~ 1939) — 人物研究 — 文集 IV. ①K827 =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97952 号

读辛亥前后的徐世昌日记

DU XINHAI QIANHOU DE XU SHICHANG RIJI

北京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 [www . bph . com . cn](http://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益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本 16.5 印张 148 千字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000

ISBN 978 - 7 - 200 - 08928 - 8

定价: 38.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58572393

序

说来惭愧，我和徐定茂先生共同就职于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长达6年，竟然不知道定茂是清末民初风云人物徐世昌先生的嫡长孙。只知道他是北京市政协委员、国家监察部特邀监察员。他留给我的印象是平易谦和、朴素大方、办事认真、兢兢业业，多见儒雅之风，毫无狂傲之气。印象深刻的是2005年10月，在北京市国资委的主导下原北京城市开发集团和原北京天鸿集团合并重组为北京首开集团，组织上让我担任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当时集团中层以上干部人多职少，徐定茂先生便主动提出不再担任领导职务，只以专家级员工身份在集团公司纪检监察部门任专职监察员。此后，又经常在集团内部报刊《首开集团》、《首开关注》专栏中看到 he 写的介绍北京历史变迁的连载文章《住在北京》等，偶尔在一些文史报刊上也能读到他写的短文。还有就是在北京“两会”简报上看到他的提案、建议，均感到很有见地、很有思想。即便如此，我也认为这只是他的偏好而已。直到一个多月前，徐定茂先生将他编著的《读辛亥前后的徐世昌日记》一书送来让我写序，并一同送来数本其先祖徐世昌先生的原始日记《韬养斋日记》参阅，我始知定茂出身名门，之前他所有的文章、建议并非仅仅出于个人偏好。于私而言，是为了实现作为子孙对先辈的敬仰与孝道；于公而言，是为了还原历史的真实。我自知身份卑微，既非历史学家，也非社会名流，更无一官半职，作为一个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实难为此书写序。但定茂一再邀请，盛情难辞，只好将我的几点感想记述如下，一则求教于各位学者贤达，二则不负徐定茂先生之托，聊

为序。

历史的真实是一定时期的历史人物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用不同的社会实践活动成就的。而对历史的研究则是后人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和不同政治立场出发，借助所获得的历史资料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分析、研判和解读。研究历史离不开努力挖掘历史事件当事人的第一手活动资料。《韬养斋日记》真实地记录了清末民初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当事人徐世昌先生的日常活动。这位当朝重臣在日记中虽然未对如“小站练兵”、“戊戌政变”、“武昌起义”等事件多加评论，但我们仍然能够从日记记述的其日常活动中，看出清廷对这些事件的关注程度。我想，《韬养斋日记》对于史学家进一步客观分析研究历史定会大有裨益。

徐世昌其人其事我从其他的书上略知一二。据介绍，这位晚清举人、进士国学功底深厚，自袁世凯小站练兵时就与袁结为盟友，一文一武，互为同道。他的深谋远虑深得袁的器重，但又与袁保持距离，进退有度，在袁称帝时以沉默远离之。他之后成为“翰林总统”，辞掉总统职务后，多次拒绝日本人的劝诱，不供伪职。从徐世昌在辛亥、壬子两年的平淡朴实的日记中，上述介绍得到部分印证：风云变幻时期，他每天“未明起，入直”，回家后“会客”、“写字”、“灯下看公事”，可谓起早贪黑，年如一日，尽职尽责。在朝廷不停的内阁变换中，他官运连连又都每每“具疏恳辞”。在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的第45天，便“辞津浦铁路事，得允，自是稍得临池摊卷之暇”，其心情溢于言表。他笃信道教，恪守孝道，酷爱读书、写字，终生不辍。据徐定茂先生介绍，徐世昌自光绪十一年（1885年）起开始写《韬养斋日记》，至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5月去世前一个月为止，历时54年，共计百册。目前有一册于“文革”时期遗失，其余完好无损。透过《韬养斋日记》，人们会看到一个鲜活而真实的徐世昌及其所经历的重大事件跃然纸上。本书仅附录了其中辛亥一年所记。我想全部、完整出版《韬养斋日记》，将是众人的期待。

历史总是在后人不断地“匡史书之误、补档案之缺、辅史学之正”中传承的，而这其中历史风云人物的后人们所起的作用不可替代。持有家传史料和实物是一个方面，有一定文化素养和作为有心之人是另一个方面。两相结合，特定历史的内涵就会不断得到充实而完满。徐定茂先生就是实例。他珍藏其先祖徐世昌先生的亲笔史料《韬养斋日记》，但不独享，他有深厚的文化素养，更有责任心，工作之余潜心研究，先后在《北京文史资料》上发表了诸如《徐世昌笔下的五大臣被炸事》等多篇文章，还原历史，以飨读者。辛亥革命百年之际，徐定茂先生应北京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的建议，辛勤笔耕，撰写了《小站练兵时的徐世昌》、《戊戌年间的徐世昌》、《辛亥革命时期的徐世昌》等文章，并编著成《读辛亥前后的徐世昌日记》一书，该书的内容真实，见解独到，值得一读。

刘希模

2011年6月10日于北京

刘希模：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共北京市委第十届委员会候补委员，北京市第十二届、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目 录

小站练兵时的徐世昌	(1)
徐世昌在小站期间的武汉之行	(18)
戊戌年间的徐世昌	(27)
徐世昌笔下的五大臣被炸事	(42)
辛亥革命时期的徐世昌	(48)
梁启超给徐世昌的一封信	(76)

附：《韬养斋日记·辛亥》（手稿）

小站练兵时的徐世昌

北洋军是我国最早的新式陆军，而位于天津南郊的小站是北洋新建陆军的诞生地。《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1994 年版）中讲：“甲午战争中，清军的腐败无能完全暴露出来。清朝统治者打算仿照西法练兵。1884 年冬编练新军，号‘定武军’。《马关条约》签订后，由袁世凯接替编练新军，改名为‘新建陆军’。”

确实，中日甲午战争是以中国军队的一败涂地而告终的。在这次战争中，日本军队充分显示了西方军事制度和战术装备的强大效力，同时彻底暴露了清王朝旧军队的腐败无能。无论是淮军、湘军还是苦心经营多年的北洋水师，都是不堪一击的。清政府对依赖原来的军队维护自己的统治已经产生了严重怀疑，各方面的人士也都痛切地感到应迅速改革旧军队，建立新军队，以便能适应新的战争形势。

当时的西方人，如 1793 年英国马嘎尔尼勋爵在《中国见闻录》中就有这样的描写：“城墙濒临坍塌与 2000 多名士兵随着音乐声在旗下接受检阅的场面形成对照。兵士的装备如何呢？是弓和箭、戟、矛、剑，还有几支火枪。他们戴的头盔从远处看像金属那样闪闪发光。然而人们怀疑它们是用涂了漆的皮革，甚至是用经过烧煮

的纸板制成的。五颜六色的制服、衣冠不整的形象丝毫没有一点尚武气派，软垫靴和短裙甚至给士兵添上了女性的色彩。”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自 19 世纪 60 年代初始，在洋务派的推动下，清政府开始着手对军队进行了一些改革。1875 年，淮军将领周盛传带领所部奉调，由青县马厂移屯小站，揭开了小站练兵的序幕。周盛传在练兵中，已经开始注重应用新式武器，但其在军制上并未改变，仍保持绿营的组织形式，因此在管理上很难与旧军队脱离干系，一些旧军队中的积习仍然存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淮军虽以新式武器出战，但却以失败的结局而告终。

中日甲午战争，彻底敲醒了清政府的春秋梦，改练新军的呼声大起。时任广西按察使胡燏棻是当时主张改练新军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光绪二十年，也就是 1894 年，清政府命令胡燏棻在马厂训练新军“定武军”，翌年移驻小站。“定武军”仿照西法创练，聘请了洋教习，从组织、训练、武器等方面进行了改革。

胡燏棻本为一介书生，军事非其所长。虽然他本人也曾反复奏称，“此次创办新军，一切操练章程，均按西法办理”，但很快他便因新军操练的流于形式以及训练成绩的平平而受到了普遍的指责和批评。第二年，清政府便改胡燏棻为津芦铁路督办，而由袁世凯接替新军的编练。

对于选派袁世凯编练新军的原因有着三种不同的说法。一说袁世凯是经过荣禄等荐举而谋取了练兵的职务。据《中国近代史》讲：“袁世凯回国后到处钻营，受到刘坤一、张之洞、荣禄、李鸿藻等人的赏识，才得以编练新军。”《民国总统之谜》（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中也讲：“袁世凯是通过李莲英晋谒荣禄，后经李鸿藻、荣禄的推荐登上小站督练新军的宝座。”

二说袁世凯是由王文韶安排到小站主持练兵工作的。张联棻先生在《小站练兵与北洋六镇》（载《八十三天皇帝梦》，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 年版）一文中讲：“袁世凯在北京活动的结果，弄到了一个浙江温处道的官职，正要走马上任，忽被直隶总督王文韶留下。

因此袁世凯没有到浙江就温处道任，就在小站主持练兵。”

据第三种说法，袁世凯到小站练兵完全是先祖徐世昌安排的结果，袁世凯事先并不知晓，而且事后也不满意这个安排。《民国历届总统》（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一书说：“徐世昌向荣禄保荐袁世凯为小站练兵大员。当徐代荣禄通知袁世凯到小站练兵时，袁起初还很不高兴，认为徐世昌多事，自己的浙江温处道的官是很不容易得来的，而到小站练兵是短期任务，很不愿干这一差事。后经徐世昌的劝说，才勉强到任。”

根据先祖^①的记述，在光绪二十一年，即公元1895年夏末，先祖与袁世凯分手多年后在京邂逅，又一同参加了康有为组织的活动。在袁世凯起程赴小站的前一天晚上，袁世凯与先祖谈到要去天津演练新兵。

乙未^② 七月 十五日 晨起。少岩、袁慰廷^③来，久谈。与慰廷别已十六年矣。午后写信。日西，慰廷约谈（住对门岳忠武王祠）。

廿二日 晨起。访少岩，不遇。到慰廷处久谈。归。来客。慰廷约午饭，与巽之^④等数人谈至二更后归。

八月 朔日 晨起。写信。出门。晚赴嵩云草堂巽之之约，议开书局。同座陈次亮^⑤、陈养元、康长素^⑥、叔衡^⑦、子培^⑧、子封^⑨、慰廷。席罢，又谈至三更后归。小坐后寝。

九月 廿日 灯下慰廷、巽之来，久谈。

① 本书中的先祖均指徐世昌。

② 乙未，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

③ 袁世凯 字慰廷，号容庵。

④ 张孝谦 字巽之。光绪十五年进士，翰林院编修，都察院御史。

⑤ 陈炽 字次亮，光绪八年举人，曾任军机处章京。

⑥ 康有为 字广厦，号长素。

⑦ 丁立钧 字叔衡，光绪六年进士。

⑧ 沈曾植 字子培，沈曾桐之兄，光绪六年进士。

⑨ 沈曾桐 字子封，光绪十二年进士。

廿八日 晚，慰廷约饭。座有文芸阁^①、储伯约、陈次亮、叔衡、子培、巽之。与巽之、叔衡、慰廷谈至三更后始散。

十月 初九日 晨起。写信。午后又写信。子封、向青来。灯下到嵩云草堂慰廷处谈。巽之、叔衡在座，二更后归。

廿二日 晨起。梧生^②来，到慰廷处略坐。归，又同梧生久谈。写信。午后又到梧生宅，到书局同巽之晚饭后归。

廿五日 晨起。松坡^③来。慰廷在此请乡人。客来络绎。晚偕巽之公饯慰廷。饭陪丁春农^④、少岩、巽之。长夜之饮，与慰廷别话。慰廷奉命赴天津创办新建陆军。

廿六日 昧，夹疏星残月，夜寒逼人。偕友琴、春农、巽之、少岩为慰廷送行。登车后，微雪严风、人皆微醺。至广渠门，门当未启，天始变色，一揖而别。车鳞马萧，无此矣哉。回家补睡。午后写信，灯下略看书。

袁世凯出广渠门，估计选择的是由通州乘船而往天津的水路。当时由北京经通州乘船到天津尚需三天的时间。先祖曾记述过这段行程：

庚寅^⑤ 六月 十九日 晨起登程，冒雨出齐化门。行石路，颠簸甚苦。午后晴，日西抵通，上灯登舟。

二十日 未明解缆。舟中看书，闲谈。晚泊马家口。

廿一日 写信。午刻抵津门，停泊，晚饭后进城。

有关资料表明，清廷是在 1895 年 12 月 9 日下文，令袁世凯接

① 文廷式 字道希，号芸阁，光绪十六年进士，翰林院侍诗学士，曾教授珍妃读书。

② 徐坊 字梧生，宣统皇帝之师。

③ 疑为李鸣谦 字贞甫，号松坡。

④ 丁象震 字未起，号春农。

⑤ 庚寅，光绪十六年，公元 1890 年。

办胡燏棻的新建陆军事宜：

温处道袁世凯既经壬大臣等奏派，即着派令督率创办，一切饷着照拟支发。该道当思筹饷甚艰，变法匪易，其严加督练，事事督实。倘仍蹈勇营积习，惟该道是问。

我查了一下公元纪年与中国农历的换算，史料上讲的 1895 年 12 月 9 日为农历乙未年（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袁是于农历十月二十五日告诉先祖“奉命赴天津创办新建陆军”的，日期上基本吻合。

先祖支持练兵，《翰林总统徐世昌》中提到：“徐为袁起草的很多呈文均指出军制方面的严重问题：此次兵务，非患兵少，而患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无求；其尤足患者，在于军制冗杂，事权分歧，纪徒废弛。无论如何激励，亦不能当人节制之师。此次军兴，往往易为敌乘，迭见挫败者，虽由调度之无方，实亦军制之未善。若不权时度势，扫除更张，参用西法，认真训练，则前车之鉴，殊足寒心。痛愤亦无可说——堂堂大国，束手为小国所困，诎非天乎？然亦由谋之不臧，平时不能绸缪也。”

两年后，也就是 1897 年的夏日，先祖来到了小站。当时是在丰台搭乘火车，途行七八个小时。

先祖记述：

丁酉^① 五月 三十日 早行。至看丹登火轮车。午正后开车，戌初刻即抵里门。

六月 朔日 料理各事。慰廷遣人来。

初二日 谢客半日。

初三日 谢客半日。来数客，慰廷来信。

^① 丁酉，光绪二十三年，公元 1897 年。

初四日 来客甚多。慰廷遣弁来迓。

初五日 早行，午刻到小站。慰廷病臂。见陈友白、吴楚青两大令。慰廷遣其长子来营谒见，并约至其寓中谈半日，见其诸子。

先祖在小站军营中的职责是管理参谋营务处：

六月 廿二日 慰廷送移文来，总理本军参谋营务处。

十一月 十六日 慰廷送移木质关防一颗，文曰：总理新建陆军稽查全军参谋军务营务处之关防。

据《翰林总统徐世昌》一书中的说法：“这一职务在当时相当于北洋新建陆军的总参谋长。袁世凯又给徐一个‘谘谋’的名义，就是说，袁不在军营徐可代行处理军务。”

在先祖的记述中可以看到，袁世凯外出时，指定日常事务由徐世昌、姜桂题共同办理：

七月 廿三日 慰廷入都陛见，嘱会同姜军门桂题^①办理营中日行公件。

小站的新建陆军与清朝军队相比，的确有了许多变化。首先是在队伍的编制上，新建陆军设立了参谋营务处、执法营务处、督操营务处等正式军务部门，提高了军队管理的效率。此外还仿效西方现代军队编制，按镇（师）、翼（旅）、标（团）、队（连）、棚（班）来组织。设立了步、骑、炮、工、辎重等陆军各兵种，装备了新式作战的火器军械，组成了多兵种的合成部队。

《中国近代史》中讲：“新建陆军在编制上以近代德国的陆军制

^① 姜桂题 字翰卿，一作翰青。1896年于新建陆军中任翼长，1910年任直隶提督兼统武卫左军。

度为蓝本，分步、马、炮、工、辎各兵种，全部使用购自国外的新式武器，聘请德国军官督练洋操。”

先祖记述：

丁酉 六月 初八日 早起。看操，行军攻守法。日西，又看枪法、步法及各身法。皆调二千人操演。晚，慰廷约至家中，谈良久。

戊戌^① 正月 廿一日 晨起。到右翼第三营看防守。归，与慰廷谈。

廿三日 晨起。慰廷来谈。到大操场看全军合操。请统领在此早饭。

廿四日 晨起。到西小站操行军队。午刻归。到慰廷家谈。至日西回营。看书、看报。

二月 初三日 晨起。看合大操。午后诸统领在此饭。

初四日 晨起。出演行军队，因大风而止。

初六日 晨起。出演行军队。到葛沽之南，往返约四十里。申刻，监战各员来见。到文案处久坐。

八月 廿二日 晨起。出演行军走队，至咸水沽，往返四十里。

十一月 初三日 晨起。看全军合操。偕各统领到慰家。午后各统领在此早饭。来客。晚上又会客。

十一日 晨起。到茶桐，看演行军。往返约四十里。偕各营务处到慰家。申刻回营，始早饭。晚到文案处。

十三日 晨起。看全军合操。各统领在此早饭，久坐。午后客来不断，直至初更后始尽去。

己亥^② 二月 初二日 晨起。写信。会客。午后看中军新营操，又看本军合操。到慰家久坐。晚会客。

① 戊戌，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

② 己亥，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

初三日 晨起。看合操。慰廷、诸统领在此早饭。午后看炮队操。到翼长营久坐，傍晚回营。灯下写信。

初六日 晨起。来客。到海档外看全军合操并演行军队。申初刻回营。小憩。会客。灯下看书。

初八日 晨起。看操。办公。写信，午后写字。会客。看书。灯下到文案处。又来客。看书。

初九日 晨起。到海档外看操，直至申刻撤队。芝泉^①约至其营饭。晚到慰家。回营来客，夜深始眠。

这些演练的军事课目，事先均有具体的计划安排，在我国，是新建陆军第一次按照西方近代军事模式而制订训练纲要，首次以西式律令操法训练部队。

先祖记述：

丁酉 八月 十四日 看公牒。与慰廷谈。会客。到督操营务处、执法营务处、文案处看全军图。

十五日 改订讲训各兵官功课。见慰廷太夫人袁伯母。陪文案诸君早饭，在此久谈，王绍宸英楷^②来商公事。写信。

戊戌 二月 十二日 晨起。写信。校核兵书。午刻慰廷约至其家久谈。申刻归。又校书。写字。灯下看书。

十二月 十四日 晨起。全军合操。看将及半，慰廷约谈。午后龚统领约至其营。饭后偕诸统领看演行车地势。到右三营。回营，办公，晚至慰家。

在礼仪规定上，小站的新建陆军首先废除了旧式跪拜等封建礼仪，而是组建了正规的军乐队，以文明军事礼仪来规范官兵的日常

① 段祺瑞 原名启瑞，字芝泉。

② 王英楷 字绍宸。孙传芳姐夫，毕业于天津武备学堂，曾任新建陆军执法营务处总办。

行为。在后勤保障上，也明显带有西化倾向。学习了制作饼干等先进技术；成立了西医局，对军营官兵进行包括眼科在内的全面体检。

先祖记述：

丁酉 六月 廿八日 军中晚宴。奏北洋军乐，平所未闻也。

戊戌 八月 十七日 晨起。看合操，翼长同来营。办公，会客。午后同看做饼干。到吴静庵营久坐。归，写信，又会客，办公。

己亥 四月 十七日 晨起。写信。到右三、右一两营点名。查看病兵。回营。会客。办公。午后又有客来。到西医局验新的药箱。到中军前营窦文仰营中小坐。晚到文案。又来客。夜写信。

七月 十七日 晨起。办公。考学生。偕绍宸西医验兵丁目疾六十余人。

在征兵标准上，新建陆军也是参照了欧洲国家的方法，制订士兵招募制度，鼓励有文化者从军，促使军队的成分发生变化。

为了达到编练的目的，在新建陆军的演练过程中还安排了一定的考核。考核的内容除了操练、打靶等实际操作外，还有文化基础知识的考试，其中不及格者尚需补考过关。而外语考试甚至包括口语测验。

《袁世凯全传》一书中提到：“袁世凯于1895年12月16日接管定武军。根据他所拟订的练兵要则中关于招兵的要求：士兵的年龄为20—25岁，身高4.8尺以上，力能托重100斤以上，每小时能步行20里地等标准。另外还有曾吸食洋烟者不收，素不安分犯有事案者不收，五官不全、手足软弱无力者不收。新军甚至对于士兵的文化程度都有一定的要求。”

《翰林总统徐世昌》一书中也讲：“倘若文化人从军，还能够享受到更为优厚的政策。”他们不但平时在饷项上受到更为优惠的待遇，而且和新军的其他士兵相比，他们将有更多的提拔和升迁的机会。新军对于文化士兵的特别优待和招徕，显然是为了适应国家现

代化的装备条件和现代战争新的军事训练的需要。由学堂出身的下层将弁，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任职后，还可以通过考试而晋级。德文班的学生在数年之后，可以出国深造。很显然，在这种新的军事制度下，拥有一定文化、掌握近代先进军事知识与技术的军佐、士兵，具有了特别的竞争优势。北洋新军就是靠着这种优厚的待遇、严格挑选与训练、充满希望的前程吸引了大批的青年人，尤其是一些长期淹滞于科举八股的读书人，他们终于又找到了一条可以出人头地的新的终南捷径，渐渐地离开了冷板凳，开始投笔从戎，报效于新军与国家。从另一角度看，一定数量的文化人的投军也使得新军将弁的文化层次有了极大的提高，从而有效地提高了他们对现代化装备的掌握和对现代化训练、作战与指挥的适应性。这也是新军和清政府传统的八旗兵、绿营兵、制兵以及湘、淮勇营制相比的一个截然不同的现代化特点。

先祖记述：

丁酉 六月 初六日 阅德文学堂，教习德国人魏贝尔，学生四十余人；炮队学堂统带与教习段祺瑞，学生五十余；步队学堂统带徐邦杰^①、帮带并教习梁华殿，学生八十余人。归，会数客。

七月 朔日 阅炮队学堂课卷。慰廷、刘延年来谈。

初三日 阅公牒，考兵目，与慰廷谈。

八月 十二日 考哨长。会客。习英文。到文案处谈。

十七日 晨起。午后看考操。午刻会客。晚办公，写信，到文案处。

十一月 初八日 晨起。考左翼第一营操法，午后考右翼第二营操法，偕诸统领营务处到慰廷家中谈有顷。

廿一日 晨起。偕绍宸到左翼第一营考打靶。风甚大，仅考两队。

^① 徐邦杰 江苏人，袁世凯在朝鲜时期旧部。